

一个人走了一段长征路

■黄亚洲

记忆

那一路我们都觉得震撼和温暖，一路的颠簸不是指道路而是指思绪。通常是这样的，我们下车看历史留下的真实遗迹以及各种纪念碑，或者是听当地的老乡与历史学者作倾情介绍，上车后就互相低声交谈，或者独自盯着车窗默默思考。无数历史的片段在脑海中跳起浪花，甚至形成一小段悲壮的旋律。通常是，每日行车七八个小时，乃至十几个小时，车轮越过桥梁、峡谷、关隘、村寨，险峻的历史节点，以及老人们沙哑的带着泣声的回忆。

刚过遵义城，我便在颠簸中伏膝写下这样的文字：“会议中有些沉默的部分，也有了响亮的记录，连方桌底下那只火盆，也确定了火焰的样式。中国革命的一段‘之’字形历史，被制成精准的沙盘。转折很重要，转折是岁月拍痛的手掌，是史册上章节与章节的装订线，是点燃在领袖嘴边的一句诗，是包扎完毕的历史，是上路之前一坛重开的酒。”

跨过赤水河，我又这样写下：“在军事上，这是一次奇异的缝纫，一些互不关联的土地，还有道路，突然被拼接在了一起。于是，空间顿时开阔，密不透风的森林被稀释成灌木和草地。传统的军事读本在错订页码之后，突然，变成经典。古镇的老大爷指着一个小木屋给我看，说这是红一军团的司令部，而我知道，这是毛泽东同志在缝纫之后，顺口咬下的一个线结。”

就这样，我们携着历史，携着长征路上的军号、旗帜、绷带，一路颠簸前行。那是6月的一天，天光与山色阴晴流转，将那幅血与火铺就的两万五千里画卷，在我们眼前再度舒卷开来。

我们这个团由20名作家组成。由于当时我兼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，便与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、书记处书记田汉茂共同担任“长征二团”团长。几天前，我们在遵义完成了一场庄严的交接——我从“长征一团”团长手里接过了那面鲜红的团旗。团旗上已经有他们一团全体20名团员的亲笔签名。一团是5月23日从江西瑞金出发的，走了整整10天。由于雨水不绝，道路泥泞，他们这一路走得很辛苦。

然而，从一团团员们的眼神中，我们二团的每一位作家都清晰地读出了他们的自豪与感动。的确，这次“重访长征路”主题采访是有重大现实意义的：既是对历史的致敬，更是对新时代的讴歌！

我双手接过团旗，心里自然是非常激动的：一是感到了责任，一团的接力棒交到我们手里，我们必须踏着他们坚定的足迹继续前行；二是感到了自豪。自遵义始，红军的军事指挥权已有所变更，接下来的征程，几乎都是载入史册的漂亮仗。我们二团的作家与诗人，即将与下列这些光辉的名词打交道：四渡赤水、巧渡金沙江、强渡大渡河、彝海结盟、飞夺泸定桥、懋功会师、雪山草地。

我本不打算在这一路写下太多诗行，毕竟担任团长，职责在身，保证全团信心满满地每天行军是我的主要任务，以便在10天之后，将这面写满我们二团所有作家名字的团旗，顺利地交给“长征三团”团长，让三团的作家朋友替我们去勘测天险腊子口、穿越六盘山、挥旗吴起镇。然而，这一路上红军战士的精妙绝伦、烽火征程的壮怀激烈，使我不能不伏在膝头沙沙地书写，仿佛水笔是枪膛，文字是子弹。就这样，我越写越多。

在金沙江畔，我写下这样的文字：“皎平渡，七天七夜，七条木船，三十六个艄公。在金沙江摇摇晃晃的蛋壳中，一个红色的国家，就这样，完成了蚂蚁般的搬运。这条江，现在不用害怕了，南岸云南，北岸四川，再无川军滇军来问口舌。”

我又用这样的文字，记叙了我走过大凉山的感觉：“三块石头，一个品字，世上哪一尊酒器，能留下这么深刻的根？刘伯承坐一块，小叶丹坐一块，中间一块，就是那个杀鸡者坐的。鸡血溅开，草鞋踏过的地方，红花大群大群开放。”

当团员们在彝海结盟之地纷纷拍照留念的时候，我特意穿上当地供租用的红军灰布军服，与同时穿上彝家漂亮服装的陕西女作家叶广岑，双手紧握，表达会盟之意。无疑，紧紧依靠人民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，是长征胜利的法宝之一。

车过安顺场，我也试图用这样潇洒的叙述，表达毛泽东当年的心境：“毛泽东在安顺场只住了一夜。他离开的时候，手一挥，把烟蒂，揷熄在——曾经，石达开被五花大绑的木柱上！”

当汽车绕行在巴郎雪山时，我们全体团员下车，跋涉了一段雪山。前面的团员打着红旗，后面的团员一个手拉着手，作奋力攀登状，我心头也因此浮现了关于攀登巴郎雪山的诗句：“我知道，是哪支红军从这里走过。放眼四望，我那些亲爱的红军兄弟，现在，还有一个站得笔直，系着白色粉红，他们自毅然走出连队的花名册以后，就一直站在这里。”

白云之上

■张雄文

重建遭破坏的县委。李却非穿过密林，来到大院，深入更隐秘的东、西坑开展活动。他在西坑组织召开党员代表大会，选举产生县委常委，重建鄯县县委，县委机关便驻在东坑。不久，毛泽东同志率红四军部分官兵穿越林海来到东、西坑。他在松涛阵阵中歇宿一晚，接见了李却非等人，予以指点与勉励。井冈山燎原的星火，开始在大院腾起“哔哔剥剥”的烈焰。

此后，大院成为鄯县苏区的核心区，当地先后有700多人慨然投身革命。为扩大物资交流、活跃经济，苏区政府在山上建起了圩场，每月逢二、五、八开圩，山下农民和商人往来不绝，互通有无，贩运山货、商灰、茶叶与油盐。圩场渐渐成了一条街，有30多个铺面，一早上能卖掉3头猪。这白云之上的地方，也成了山下人心中的集市。

后来，大院被湘赣苏区与红六军团辟为大后方。苍茫的林海中，开办起了工农银行、军械修理厂与红军医院等。红军医院先是建在西坑，由于没有医生和药品，便将山上的郎中组织起来。他们自采、自制中草药，以盐水代替酒精，取来家中门板作手术台，自泡药酒当麻醉剂，救治了许多伤病员。1931年8月，山上山下风展红旗如画时，红军医院又扩大规模，有了4个分院，散布在大院几个角落。医护人员也增加到19人，收治伤病员最多时有100来人。红

在成都，我们二团与三团完成了交接。三团团长从我手里，郑重地接过了伴随我们二团10天的团旗。团旗上又多了我们“长征二团”全体团员的签名。一路走来，我们没有一个人中途离队，我们写作、交流、凝思、感悟，经常热泪盈眶。

又是10天之后，我在杭州得知“长征三团”顺利抵达延安宝塔山的消息，同时又接到中国作家协会的通知：一团、二团的4位团长可以从各地共赴延安，同三团全体团员一起，参加这次“重访长征路”活动的总结大会。

我虽多次去过延安，但这次感受尤为不同。从作家们会师的喜悦中，我更深深地感受到当年红军会师时的那种欢乐。就这样，我将延安也编织进我的诗句中：“我的宝塔山，你重重叠叠的塔檐，是我们的军帽叠成的么？终于看见你了，我的延安！所有的士兵，现在都从我的诗行里狂呼着奔出，贵州的雨、四川的雨、甘肃的雨，一齐淌过他们的脸！满是弹洞、满是战友鲜血的旗帜啊，现在，请允许缠在一个狂欢的士兵腰间，他要舞动安塞腰鼓的红绸子，燃烧黄土高原！怎么感谢你，陕北的刘志丹；怎么感谢你，刘志丹的兄弟姐妹；你们，一下子腾出这么多窑洞，让一个政党、一支军队，一种主义，与中国的土地，继续，打成一片！两万五千里水、两万五千里山、两万五千里血、两万五千里汗：一个句号，如今，圈在延安……

在这里，窑洞、杨家岭、朱德的扁担与月琴……不同主题的诗句喷薄而出，我一连抒写了很多首，同时也萌生出一种突如其来的想法，既然一路写了这么多的诗作，何不汇集成册，完整地呈现两万五千里的血与火？

几乎同时，我心里也生出一种遗憾，觉得参与这次“重访长征路”活动，自己在地理上缺失了重要的一环，那就是三团所走的那一程，我没走过。当时在延安，我问及三团的作家朋友，都眉飞色舞地叙说那一路如何精彩，这么一想，遗憾愈深。

我先前去去过江西，也访过湘江，所以一团所走之途，我大体上都有感受，也写过相应的诗作，因此盘算整个两万五千里征程，唯三团所走的那一程比较陌生。显然，若想写下能够完整反映长征的诗歌，这一段路须得补齐。

可一个人又怎么重走长征路呢？机会说来就来。两个月以后，中国作家协会六届八次主席团会议在宁夏召开。主席团会议结束后，就在大家纷纷踏上归程之时，我提出延期返回，希望用数天的时间亲自走一遍宁夏与甘

军伤病员暂时远离战火，在这里呼吸纯净的空气，听自由的鸟语，喝甘冽的山泉，很快重新站了起来，生龙活虎地奔赴战场。

这些喧嚣的见证者，便是隐在杜鹃花丛中的那条古道。古道直通一山相连的江西遂川与井冈山，由石板铺就，石板或大或小，或方或长，无不因势就形，各得其所。因加工精细，小心砌铺，古道不仅平整，且经风雨侵蚀，至今完好如初。踏上去，四野幽寂，山风习习，似乎能听见当年无数脚步的回响，最响亮的自然是红军官兵的铿锵足音。

1934年，国民党军队冲上大院，不分老幼大肆屠杀。诸多大院人倒在血泊中，230多家因而绝户，鄯县工农兵政府妇女部部长周亚水便是其中之一。她被枪杀时已有几个月的身孕，倒下的瞬间，刽子手又残忍地在她身上连捅数刀。鲜血染红了山中溪涧，一条小河因之被称为红水江。风晨雨夕，河水至今似乎还散逸着浓烈的血腥味。大院林场眼下居住者约800人，土生土长的却只有一户，为烈士后代，其余都是1949年“换了人间”后创建林场，从桂东等地移居而来的人。

大院的英烈亭耸峙在一处马鞍形山头上，被无数粉红的杜鹃环绕。肃立亭前，四下安谧，炊烟袅袅，众鸟啁啾。英烈们的气息似乎仍在林海与白云之上氤氲、升腾，涌向无边天地间……

肃。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见我如此坚决，便答应了。他们深知我对采访和写作的热情，也期待我捧出一部长征主题的抒情诗集。

此后，我乘越野车驰行于宁夏与甘肃，在颠簸中逐一探访红军长征的重要历史节点。

访问单家集的时候，我被军民鱼水情所打动，于是写下了：“把柴草塞进炕眼，把牛粪投进炕眼，虽说十月已经积雪，这坑可要烧出小半个夏天。真不敢相信，选咱这小屋宿夜的，竟是红军最大的长官。他刚才在隔壁清真寺走了一大圈，和阿訇握手交谈。他说的每一句话，都像雨水一样顺耳：‘谁种米面，谁就应当吃上米面。’知道他也是农民出身，当然，他已将那把用旧的镰刀，顺手，搁在了旗帜上面。”

我也在六盘山扑面的大风中，写下这样的诗句：“一个诗人，如果他不是李白，不是谢灵运，不是杜牧，而是一个领袖，一个在1920年夏天就把《共产党宣言》当作诗篇来读的人；如果这时候，他又踏着西风，登上高高的山顶，那么，中国的境界楚河，必定狂风大作！”今日长缨在手，何时缚住苍龙”，此时，他的长发以及长发下的思想，显然，已经倒向东方！毛泽东就是这样在天空写诗的，他每一次将笔锋提起，一只鹰的翅膀就会准确地收拢！”

我的抒情诗集《行吟长征路》正式出版，是在一年之后。次年，这本诗集由浙江文艺出版社报送鲁迅文学奖的评奖，并荣获了奖项。在鲁迅故乡绍兴举行的颁奖仪式上，我双手接过奖牌与获奖证书的那一刻，耳边又仿佛狂风大作，弹片的呼啸与嘹亮的军号同时响起。我作为“长征二团”团长的那些激动与思索的日日夜夜，一个人重走一段长征路的那种坚持与颠簸，又清晰地重现了。

其实，一个人的生命，就是一段长征。

长征途中的种种感受，就是每一程生命的体验。

那么，现在我们生命的余路，也是长征中的一段。举什么样的旗帜，打什么样的绑腿，迎面是何等的狂风，背后是如何的追兵，脚下是什么样的雪山与草地，对我们而言，都是严肃的课题，甚至我们每一天，都须正面回答。

永远不能忘却长征。永远不能忘记中国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。正如我在这本诗集中所说：“这是穿草鞋的马克思，在中国走路；他出发点，定在了江西”，正是这种朴素的目标、明确

红星闪闪耀天险

■刘 辉

泥潭草滩，巍巍雪山
张开血盆大口
吞噬了北上的路
最坚韧的独蒜菜
也在翘盼春天

有一支戴着红星的队伍
直面危险而来
在皑皑雪原
和无人涉足的泥潭
踩一行深深脚印
他们衣衫褴褛
缺粮又缺药
但心中的信仰
比钢铁更坚定

那串红星聚合成光
如一道闪电
刺破层层黑暗
他们沿途播撒的种子
一丛丛开始发芽
含苞的野花
正在赶往春天
举起的一支火把
如一盏盏明灯
正把黑夜逼退
一步一步将中国
引向黎明

精短小说

松潘草地的晨雾带着刺骨的湿冷。当炊事员郑新华的草鞋陷进泥沼时，他下意识地捂紧了揣在胸前的盐袋。那是3天前连队分给炊事班的最后一份补给，牛皮纸包裹，麻绳扎了三道结，贴在心口的位置已经被汗水浸出一小块深色的痕迹。

“郑新华，盐比命金贵！”班长递过盐袋时，再三强调，“全连的野菜汤就靠它吊着味儿。”

郑新华原本是跟着炊事班一起行动的。可昨天夜里，队伍在沼泽边缘扎营时，他为了寻找一些能熬汤的野菜，独自走进了附近的草丛。谁知雾气越来越浓，等他回过神来，已经找不到回去的路。他只能凭着记忆摸索前行，试图追上大部队。

此刻，盐袋裂开一条细细的口子。方才攀过一处陡坡时，郑新华摔了一跤，草根划破了牛皮纸，几粒晶亮的盐末正从缝隙中簌簌洒落。郑新华慌忙用掌心去接，盐粒混着草屑黏在冻僵的手上。他伸出舌头舔了舔，盐粒触到干裂嘴唇的瞬间，刺痛像针扎一样钻心，他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。

雾气中，他听到不远处传来了微弱声响，像是呻吟声，又像是风声。他屏住呼吸，仔细分辨着声音的方向，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脚步。

半人高的草丛里蜷缩着个人，灰布军装被泥浆染得深一块浅一块，左腿膝盖以下血肉模糊，像是被弹片撕开的伤口。

“同志！哪个连队的？”郑新华踉跄着扑过去。

那人抬起头，露出一张稚气未脱的脸，看上去不过十三四岁。他嗓音嘶哑地说：“红4连侦察兵……周坚。”

郑新华解下水壶，壶底只剩一口混着草根的水。郑新华犹豫了一瞬，将水缓缓倒进小周口中，又扯下绑腿布为他包扎伤腿。可是血渗得太快，布条转眼就被浸透了。

“我背你走！”郑新华不由分说地背着小周，踉跄着往前走。走了两里多地，郑新华的眼睛开始发花。草地的天压得低低的，乌云像吸饱了水的棉被，沉得快要坠下来。

“放下我吧……”小周忽然在他背上挣扎。

郑新华没应声。他想起过草地前连长在动员会上说的话：“咱们红军是攥成一股的绳，丢一个同志，绳就松一分！”他咬紧了牙，继续往前走。

天黑透时，他们撞见一支伤员小队。篝火旁，卫生员正用刀挑开一名战士脚踝的腐肉。那名战士咬着一截木棍，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呜咽。

“同志，搭把手！”卫生员头也不抬地喊。郑新华俯身托住伤员抽搐的小腿时，几粒盐从怀中的牛皮纸包里渗出，落在篝火里，“啪”的一声溅起几点火星。卫生员沾着血的手悬在半空，眼睛紧紧

盐

■梁雅琦

盯着郑新华怀里的纸包。
“盐？”卫生员的声音绷得紧紧的。“这是全连的……”郑新华本能地捂住胸口后退。

“伤口再发炎，这腿就保不住了。”卫生员朝郑新华伸出手，声音更加急切。篝火噼啪作响，郑新华的心颤抖起来。

这包盐最终被分成三份：一份留给伤员消毒，一份交给卫生员带走，最后一份被郑新华用新找来的油纸裹了里三层。

一路上，每到宿营地，郑新华都小心翼翼地将一撮盐融进水里，为小周清洗伤口。

第4天正午，他们终于追上连队。指导员正在讲话，他瘦得颧骨凸起，声音却像铁锤砸在钢砧上：“同志们！前面传来消息，先头部队已经走出草地了。咱们再加把劲！”

“郑新华！盐呢？”见到郑新华，班长又惊又喜。

郑新华抬眼望去，炊事班的铁锅架在土坡上，锅里翻滚着墨绿色的野菜汤，汤面浮着一层浑浊的泡沫。

他沉默片刻，缓缓掏出纸包。纸包展开的瞬间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那一小堆亮晶晶的盐粒上——只剩下原先的一小半。

“就这点？”班长的脸涨成紫红色，“你知不知道……”

“我知道。”郑新华嗫嚅着说，“我把盐拿给4连侦察兵和伤员小队，他们的伤口要消毒……”他陡然间挺直脊背，手指深深掐进掌心。

指导员望着郑新华露出笑容。他走到锅前，捏起一撮盐撒进汤里，朗声道：“同志们，郑新华同志用连队的半袋盐救了战友。没错！这盐再金贵也没有咱们同志们的命金贵！”

走出草地那日，小周拄着树棍缓缓挪过来，递给郑新华一块黑乎乎野菜饼：“尝尝，炊事班新做的，加了盐！”

饼入口的瞬间，咸味在舌尖漫开。郑新华望着远处的地平线，霞光破云而出，一群大雁正振翅南飞。

文学作品

长征

第 6575 期



草地晚炊(油画,中国美术馆藏)

张文源作